

嫂 子

胡維周

聽說哥哥后天就要結婚，這真是天大的喜事，哥哥二十五大了，還沒說個媳婦，老實說我也真想個嫂子，想着想着我的脚步走的更快了，五十里路我一氣到家還沒燒中火。

一到屋，媽媽正在打揚坐，見我回來就喜笑顏開的說：“就到了，累死了啊！你走得真快呀！學校准了假？這倒好，我正怕你趕不上呢，你哥哥的日子提前了，淑芳大后天就要上縣開會……”

“淑芳開淑芳的會，為什麼要提前，難道离了她就結不成婚？”我莫明其妙的說。

“哈！這你還不知道呀！”媽媽大笑起來。“昆明写信時也沒告訴你一聲啊，淑芳這孩子就是他對的个象呀！”

听了媽媽的話我心里真想笑，可是——听兒子就是那個淑芳，我心里象潑了一瓢冷水——

凉了半截，一个洋包子的影子一下映到我的眼帘，一年前淑芳由县机关一下放下来就住在我家里，脸白嫩白嫩的，一对小辮子，打着两个很大很红的蝴蝶结，走起路来一闪一闪的，成天皱着眉头，吃饭时一双筷子总在碗边敲的直响，一个人住去一間房，还得把报纸糊了又糊，石灰粉了又粉，更使我生气的是：有一次我最心爱的一只小花猫在她的房門坎上蹭了一点屎，她便大喊大叫起来，一棍子把猫脚也打跛了，还捏着鼻子尖叫“唉哟！这么得了，真伤脑筋。”我当时气的要哭了，要不是老师总叫我尊重毛主席的干部，要不是妈妈拉住我，我非要跟她讲讲道理不行。现在就是她是哥哥的对象，她还要做我的嫂子，哼，那可不行。哥哥也真不象话，别看他是个大老粗，认不到几个字，心思可不正啦！难怪前几年总是高不成低不就，还是想个洋包子啦，真亏他还是个团员呢！我越想越气，便冲着妈说：“哼！我可认她这个嫂子！”妈妈连忙放下脸来正要说我什么，門碰的一声开了，进来的正是哥哥，他一见到我就说：“啊，秀珍回来了，好早啊！”

“哼！”我冷冷地。

“学校准了假嗎？”

“不！我下午就走。”我还是懶洋洋地。

“明天再走吧，你一年沒回来，公社变化可大咧，你不是很爱猪嗎，今天我帶你到公社畜牧場見見猪場去。”一来我从小就很爱猪，听说猪心里就痒痒的，再說哥哥这热情我也过意不去，就答应了。

公社畜牧場离我家只四、五里路，一会工夫就到了。一走近畜牧場，就聞到一股猪气味，越近越濃，真有点刺人，这对不习惯同猪造生活的人，怕在这里一会也站不住。說也奇怪，坐在猪圈中間，給猪娃洗澡的正是王淑芳。她一見我們連忙站起身來說：“啊！稀客来了，哈！秀珍年把来就长得这么长了！”她洗好一个猪娃放到地下，它便得意洋洋摆摆耳朵、抖抖身子，蹦蹦跳跳的跑了。然后她站起身来，在抹腰上拭了拭手，就过来招呼我們，拿椅子、倒开水，非常客气。这时我觉得淑芳变多了，白嫩的皮肤黑了許多，一双手比以前也粗壮、結实多了，两个辮子打的扎扎实实的，穿一身粗布便衣，她用一种驕傲的神气望着我說：“秀珍看这猪娃长的好嗎？你學校也喂了猪吧！”說完她作不

等我回答，就掉头望着哥哥皱皱眉头说：“真急人，这几天猪娃一连病了好几头，日夜給它們打針洗澡，还好沒有死的，不过这样下去是問題。”

正說着一个工友跑过来说：“王場长，三号籠子(注)里的猪娃，又病了一个，不吃食。”听了这话她猛地一惊，甩下我們一头鑽进房里，不一会她拿了一支注射器出来連忙赶到三号猪籠，几头猪一見到她都象孩子見了娘一样，“吼唧唧”地圍了过来，只有一头小猪，低着头，垂着耳朵和尾巴靠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她走攏去象一个熟練的兽医一样，看看眼睛又看看耳朵：“还好是初期肺炎，不要紧”。她自言自語的說着便伸手給猪娃抓起痒来，它吼了两声便服服貼貼的躺下了，打完針它連叫也沒叫一下，只是不大不細的吼了几声。“走呀！我送你到隔离病室去，不要把病傳給別人”。她象对孩子一样，一面說一面把猪娃抱起身来……。

看到这里我心里真有点激动，啊！真快啊！

(注)海牧场为了不讓猪拥挤在一起，用木板隔成一小間一小間的叫猪籠。

只不过一年的时间，淑芳簡直成了两个人了，难怪老师总在說共产党的政策真英明……

正在这时队里来人喊哥哥說：公社来电话找他，我剎就告別了淑芳，临走时我握着她的手好一会也沒放。

在回来的路上我一句声也沒做，心里老象乱麻一样又感动又惊奇又高兴……哥哥大概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便試探的說：“秀珍明天真要走？”

“后天走也可以。”我含含糊糊的說。

“你不說今天就要走嗎？”

“能早走当然更好。”我犹豫了一下說。

“怎么样？”等一会他又这样問我。

“还可以。”

他笑了：“你再‘認’嫂子嗎？”

我吃了一惊，呀！我說的話他都听去了，我的臉也觉得有点燒，糟糕可能紅了吧！但我馬上又强作鎮靜的反問說：“儿时又說过不‘認’来？”

“哈！你还用瞞我呢！快說！快說！你到底認不認？”

我急了，头低的很低很低，我偷偷看他

眼，他满面春风，一点生气的表示也没有，才大胆的说了个“认”！他高兴的抱起我来一下子举得高高的：“是呀！现在的事是一天等于二十年，老皇历看不得啊！”

在暴风驟雨的那天晚上

賀家順

灰白色的密云压得很低，一絲风也沒有，悶得人喘不过气来，这一切預兆着一場暴雨将要来临。

刘师傅戴上有耳朵的棉帽挑猪食来了。真怪，别人热得要命，他却戴着棉帽，真令人难解！

大小六十多头猪一見他，一齐騷动嚎叫，他一面倒下猪食，一面对我們說：“今天你們不守夜啦，快歇去！”“这是为什么，看天气說不定暴风雨就会来，六十多头猪你一个人招架得了嗎？”我們不同意他的意見，并坚持留下了。

……深夜，果然风雨大作，狂风，呼嘯疾；暴雨，滂沱浩渺。在伸手不見掌的黑雨夜里，我們几个人借雷电的閃光，奔向猪圈。猪圈旁沒有人，刘师傅哪儿去了呢？忽然一声炸雷，小猪娃吓得大嚎大叫……我們給几头剛病

了的猪娃正在注射阿斯匹林，忽然小楊匆匆跑來說：“快！快！外面有猪叫……”我們跑出猪圈，暴风驟雨，越来越急，漬水已漫过脚背，电光中依稀可見，操場尽头，一个人影在移动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刘师傅，他戴着湿透了的棉帽，身穿水淋淋的短衫，在捉赶猪娃。見我們突然出現在他面前，他忘記了自己是在雨中，却大发脾气地責备我們，“誰叫你們来的，看！大风大雨的，快回去！”我們来不及跟他多說，忙着把猪娃都赶回了猪圈。

雨还在傾盆地下，漬水已漫过膝盖，刘师傅囑咐我們看好猪娃，扛着鋤头又出去了。此刻，东边傳来了嘈杂的話語声，原来是搶救猪圈的人群赶来了，人們很快地沿着猪圈筑了一道土堤，把漬水堵在猪圈外边了。

天已拂曉，雨勢减少，一場激战結束了，我們几个早已象落湯鷄似的直哆嗦。不知是誰提起了刘师傅，真的，刘师傅哪里去了呢？我們便分头去找，在猪圈附近一条阴沟旁，刘师傅全身浸在污水里，双手抓住糊了黃泥的稻草，在堵塞沟口，使外面的漬水不从这条阴沟流进猪圈。

刘师傅头上还是那顶湿透了的、带耳朵的棉帽，人已精疲力尽，头痛的更厉害，据他说这是老病复发了。原来一九五四年防汛时，他三天三夜没合眼，得上了这个头痛病，只有戴上帽子头才不痛的那么厉害。这下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在夏天还戴棉帽。

我们几个人商量，买了顶崭新的、带耳朵的棉帽，送给了我们的刘师傅，他象是激动，又是责备，但最后还是含笑地接下了……

救 猪 娃

黎 汉 滨

……冷雨滂沱，寒风呼啸。小肖摸起手电筒，腾地爬起床，顾不得找胶鞋，披上棉衣，光着脚板就往外跑。她跑到猪圈跟前一看，圈门敞开着，用一块席子代替的临时圈门被风摇摆得直叫唤，小肖心里更慌，连忙亮着手电筒一扫，呀！圈内空空的。不觉连打三个寒颤！心想：刚一接受任务，就出了乱子，将怎么好意思见人？顿时鼻子一酸，两颊热泪随着打在脸上的雨点儿滚到手上，她猛一省：呀！不是在会上说过，要接受考验吗？她挥手揩掉脸上的雨水，转身去找白天刚接受来的三个小猪儿。一出村口，就从手电筒的光柱里面望见三个小猪儿并排地往前跑着，哼叫着，三对小耳朵直摔打，三条小尾巴翘在屁股尖上乱摆弄。它们一发觉后面的脚步声，十二只小腿就更加快速地在泥濘的路上点着，小肖跟在后面追着，只觉得冷雨顺

着短发流进背沟，冰凉冰凉的。但管不了这些，她拼命地追呀！追呀！……一下抓着一只，但不是小猪儿，是一只大肥猪，她爬上猪背，打着它跑。一不小心，扑通滚到路边的菜田里。……

小肖翻转身，手一摸，原来盖在身上的被子转到一边，冷风直扑脊背，衬衣好像是落了水似的冰凉。刚才的一场大梦，累得她直喘粗气。她拿起手电筒一照，呀！可不是的，天气变了，狂风使劲地在搖着张开的窗门，雨哗啦啦地飘打着纱窗。她立即爬起来，穿上棉衣、胶鞋，拔腿往猪圈里跑。幸好，圈门依然紧闭着，但新搭起的棚席，已掀在一边，食盆里盛满了水，劈头的风雨将三只小猪儿逼躲在墙角里，身挨身地挤着，它們見着光亮，便娇声嬌气地哼叫起来，身体抖嗦得更加厉害。小肖心痛万分，也不管小猪儿身上的泥水，弯下身，一手抱起一个往家里跑，两个小猪儿象一对双生子似的偎在她的怀里，开始还哼叫着，很快地就舒适地闭上了双眼。小肖将两个猪儿抱到椅上，用一件破棉大衣把它們盖好，回身去抱另一个。当她走到离猪圈十几步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一个黑团团的東西在猪圈里晃动着，她唰地满身汗

毛一眨，額角上冒出豆大的汗珠，兩腳也突然沉重起來，心想：不要怕，保護社里的財產要緊，應該有向秀麗的勇氣。於是她振了振精神，壯大了膽子，手電筒一亮，隨聲喊道：“誰？”

“快來照一照，幾個小豬兒都跑掉了，說你完不成這個任務嗎？你不聽。你偏……”

“爹，你吓我一跳，那兩個我抱回去了。”小肖知道是爹，心里一舒坦，聲音格外大了，她伸手去接爹怀里的小豬兒，“爹，給我。”

“你放到哪里去？”爹懷疑地看着她。

“你準備往哪里抱？”小肖認為爹會有更好的辦法。

“讓我把它放到我怀里先暖暖，小豬兒凍得直抖嗦。”

“爹！那兩個我已經放在我的大衣里面了，還是放在一起吧。”

這時生產隊長也趕來了，听了他們的話，就笑着說：

“不行，他們的生活水平還不能提高得這樣快。”他一邊將挑米的一捆稻草和一卷席子放在豬圈門下邊。說着，又來了兩個社員，提着汽燈。

“方队长，又是风又是雨的，你挑这些来干什么事？”小肖举起手电筒照着问道。

“都来，这临时搭的猪棚不中用，把它重新盖一盖。”说着就动起手来。

小肖立即接去爹怀里的小猪儿，送进房里，又高兴地跑出来盖猪圈。

罗华启养猪的故事

丁 邑

两窝小猪

最近，各地大鬧养猪，有的社員把罗华启养猪的事一想，說开了：村看村，戶看戶，遇事人人看干部，这一着又搞对头了。

今年春上，紅焰大队发展生猪，大家都爭着要小猪，猪苗很緊張，因此搞开了一窝猪运动，宣傳章猪养一窝之后再鑊，还是可以培养成肉猪。戢家田的鄒洪濤有两头草猪非鑊不可，理由很简单，鑊了培养肉猪保險，要是不鑊，下了小猪沒有精飼料也难长大。罗华启劝他，他冲着就說：“你把飼料我！”罗华启說：“只要你肯挑，飼料要几多有几多。”

鄒洪濤一想，两窝小猪就算二十头，买飼料要多少錢哪，說：“我哪有那些羊子赶不上山，你借錢把我？”說着，手也伸出来了。

罗华启半开玩笑地說：“見人伸手还象个好

汉？”

“未必你养的母猪小猪一大堆，饲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罗华启说：“前面的湖，后面的山，都是饲料仓库，有这个伸手的工夫，挑也挑回来了。”

当时鄒洪濤虽也觉得青饲料是个门路，还是想一头留一头。罗华启耐心地劝告他，才都留了下来。到现在下过两窝儿，养不了的还分把别的社员；用饲料喂养的两口肉猪，质量很好，收入比原来计划的多了两三倍，哪有不欢喜的，只说他卖给国家就按两留政策留下了十多斤肉，好几斤油。因此早就蓄意要请罗华启一次。这天罗华启到戚家田检查工作，鄒洪濤拉着他：“罗书记，我非请你喝汤不行！”旁边的人说：“又不是年，又不是节，有什么好事？”鄒洪濤说：“搞得天天要过年过节了，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好？”

六次取经

罗华启早几年就和养猪有名的特等劳模潘厉生交了朋友，他们碰到一起就讨论养猪问题。当时，潘厉生的饲养管理搞得很好，红焰的社员没有集体养猪的习惯，方法也少，罗华启跑到

他那兒去取了一次經，帶回几棵肥猪菜。回到家，罗华启算了一次細賬，算出肥猪菜和岸草喂猪好，接着又带着飼养員李祿安去了一次，又帶回了三十棵肥猪菜，栽到塘里，不到一个月就长起来了，猪吃得蛮帶勁。这时，罗华启听说东湖八一子弟学校喂的猪，最小有四百斤，大的上千斤，他想，以前灣里見到鄒澤方的猪喂了二百八十斤就講开了，現在一比，連別人的小猪都赶不上，于是又跑到八一学校去。

到了八一学校一看，发现猪是吃湖草长得膘肥肉滿又大又胖的。湖草，紅焔有的是，俗語說得好，“牛馬无凉症”，湖草能拉架子长膘，饒呢，是熱性，吃了“饒”肚子，容易生病，他就推广湖草喂猪。不巧那时母猪落的儿，象爛了湯的，軟蹶蹶，又无毛，下一个死一个，有的人就怪是吃了湖草。飼养員怕人議論，不想干了。罗华启为了培养新飼养員，对李祿安和后来的場長肖长生都下过工夫，买养猪的書送給他們，有的还是在北平“謀”回的，这时哪肯放手，就对李祿安說：“把猪喂得又多又大，是面向城市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嘛，失败了就找原因，再試再干。”

原因终于找出来了。罗华启又两次訪問寨咀先鋒社。这个社是新式猪圈，卫生条件好，方法科学，这使罗华启得出一个結論：母猪要少吃多餐，落窩时一个个消毒，一个个喂奶，成活率不高不能怪青飼料。他还請了潘厉生和先鋒社的王建双来帮助总结經驗，动手改进。他心里发展集体养猪事业的藍图，也一笔一笔画下来了。听说青山农場有經驗，又忙着往青山跑；听说省农业展覽館可以取經，就去取經；到了北京，打听南郊公社发展生猪有一套办法，就去寻师訪友。如今，紅焰养猪場攻下了猪苗、飼料、成活率三关，不少的經驗开了花結了果，罗华启又欢喜喜、誠誠懇懇地接待来自各方取經的人。

一 好 百 好

公社化后，紅焰大队养猪場修建了新式猪圈。罗华启为这搞过五个方案，踏勘了五个地方，最后定下来的鷺鷥嘴有山有湖，取湖草、焯草方便，山上是果园，湖前是水田，猪粪能就地作用，而且扩建成飼养几千万把头的大养猪場也有条件。养猪場同时是喂猪、青飼料加工和肥料基地，今年存栏生猪最多不过三千头，